

在我的抽屜裡珍藏著屬於我的“古董”，就是年代久遠的那塊“上海牌”手錶。“上海牌”手錶是上海的品牌，看到它，回憶的開門就自然打開。

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，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，所產的上海貨是一塊“金字招牌”。如“上海牌”手錶、“永久牌”自行車、“蝴蝶牌”縫紉機、“紅燈牌”收音機等，是那個時代的驕傲。它承載了一代人的記憶。

那時候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最高價是一百二十元，從現在看，它的價值不高，但在那個時候，一般勞動力少的人家幹一年活還買不起，所以看到誰手上戴上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是很受人羨慕的。所以那時，誰的手腕上戴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，真是一件十分榮耀的事情。有報刊介紹：當年周恩來總理非常喜歡國產“上海牌”手錶，無論在什麼場合，出國、開會、接待外賓等，他都會戴著“上海牌”手錶。每當有人問及時，他都會微笑地稱讚上海生產的手錶好，因而“上海牌”手錶名聲大振。全國人民也都以戴“上海牌”手錶、騎“永久牌”自行車、聽“紅燈牌”收音機為榮。

60年代後期，上海手錶廠的技術人員從毛澤東主席的手跡中選取了一個“上”字和一個“海”字，拼成了毛體，從此“上海”商標一直沿用至今。那時在上海城市或郊區的一些年輕人，在成年後或結婚時，都嚮往“三轉一響”。“三轉”就是“上海牌”手錶、自行車和縫紉機。“一個聲音”是指收音機。這成為每家人中有兒子的人家娶媳婦作婚前一些準備。購買三樣東西不僅需要一筆錢，而且還需要憑票供應。通常一個單位或農村生產隊，一年只能按勞動力的多少分配票，但許多單位比較人性化，有關票券的發放大多優先考慮談婚論嫁的年輕人。“三轉”中最受歡迎的就是“上海牌”手錶，它是上海一張閃亮的名片。

但在那物質比較匱乏的年代，在城市買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，一般年輕人需要二至三個多月的工資。在農村，農民們的收入不及城裡人多，所以大多農民的家裡都會養豬、養羊、養雞鴨賣了進行積蓄。那時的豬價很便宜，想買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，一年得養二頭大肥豬才能買一塊手錶。

還記得那年中學畢業，我作為回鄉知識青年回家參加生產隊勞動。那年春節前夕，村裡發給我一張購買

手錶的券。那時候農家的孩子能夠買到一塊“上海牌”機械手錶，那真是令人羨慕的事情，可是到了年終生產隊“分紅”（這是按一年家庭勞動力出工勞動日計算的年終分配，去掉一年家中分到的糧食和柴草錢。）我家算下來是平支，沒分到錢。天啊，眼看手錶不能買了。我撫摸著母親手中的那張手錶票，準備放進土灶付之一炬。我的舉動被母親看到了，她忽然笑著對我說：“兒，今年媽多病出工時少，看到鄰居家分紅後去縣城給兒女買了手錶，媽心裡很難受。”

“我聽了對母親說的話，知道母親是在為我買表著想。

“媽，您怎麼能說這話，兒是媽的骨肉，我不一定要買表的，媽不能多想這事。”

母親閃著淚花說：“兒，媽想好了，咱們開春養二頭豬，媽和你一起辛苦一點，養大了就能賣了錢……”

說著，看到母親從口袋裡摸出錢說：“給，媽昨天早晨去小鎮時向親戚家借了六十元錢，連同媽賣雞鴨積下的三十元，就可以買一塊手錶了。”母親又說：“人家的孩子有手錶，媽看了眼熱，媽想了一夜，我們家的孩子也應該有。”聽著母親的話，我接過母親手中的錢，感動得雙眼流出了淚……

那年春節我去縣城商店買了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，開面很新穎，價格比原來便宜了些，花了九十元錢就買了手錶回到了家。同村的幾個小夥子看到了，都很新鮮地圍著我，在手腕上試著戴，大家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。那年代，村裡戴手錶的年輕人很少，能戴“上海牌”名表的人更少。所以誰有手錶，年輕人則露出羨慕的眼神。我知道他們也很想買一塊手錶。那幾天晚上，我對著自己買回家的“上海牌”手錶看了又看，興奮得沒睡好。

為了早點還錢，必須按照母親的計劃早日養豬。那年開春，我就和村裡的幾個小青年，半夜裡騎著自行車，冒著雪後的寒冷，摸黑繞道滬太路一直向北，騎行三十公里路來到鄰近上海的江蘇瀏河鎮。從農家賣的種豬群中購了二頭小黑豬。那時的小豬很便宜，十元錢就能買到一隻十多斤重的斷奶小豬。而養到一百五十來斤的豬，每頭豬價只賣五十來元。那時養豬，也是很艱苦的，每天從集體勞



上海牌手錶的追憶

動之後回家，還要去河畔打豬草，去小河摸螺螄給豬吃……但我不怕苦，因為我心中一直在想，只有早日把豬養大，還掉母親向親戚借的錢，這買來的手錶才算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。

就這樣，家中買回的豬經過五個月的餵料飼養，二頭豬長得肚大、頭肥、大耳，每頭豬竟然長到了一百五十來斤重。我在村裡二位小夥子們的幫助下，綁紮了豬，推著板車去小鎮的供銷社賣了。手捧賣豬得來的錢，我又陪母親去親戚家，還了所借的錢。此時我看到母親的臉上揚起了笑意，我的心裡就像是掉了一塊大石頭。因為我高興，我擁有了自己真正意義上的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。

那時儘管我有了“上海牌”手錶，但我依然捨不得戴，總會大大方方地把它借給村裡還沒有買手錶的幾個同齡人。比如有的小年輕要出外走二三天親戚，有的由媒婆帶著去小鎮附近車站與某姑娘相親，小夥子們為了時髦一下，常會悄悄附耳對我說：“借我一天‘上海牌’手錶戴一下……”我當然同意了。那年代年輕人能戴上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，不亞於今天戴著珍貴的珠寶首飾。

七十年代初，我被鄉親們推薦為農工兵學員。在鄉親們送我上師範的那天，我的胸前佩戴著大紅花，手腕上終於戴上了一塊閃閃發亮的“上海牌”手錶，因為我感到戴著這塊手錶上學也是光榮的，這是屬於我們家勞動所得的成果。

後來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市場繁榮，購買手錶再也不需要憑票了。四十年前鄉村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，買一塊“上海牌”手錶也很累，而現在同樣一個普通農民，一個月的收入就可以買幾塊“上海牌”手錶。這是中國經濟發展，市場繁榮的見證，是中國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和揚眉吐氣的見證。

屈指數來，我的那塊“上海牌”手錶已經四十多年了，表面已經陳舊得帶點淡黃色，錶帶已經有點暗淡。它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從我手腕退休了，雖然手腕上的手錶已經換了三代新式的“上海牌”手錶，但那塊老式的“上海牌”依然被我珍藏在抽屜的小木盒裡。儘管不戴在身上，但我依然會每週去打開看看，有時還會給它上一下鏈，這時它就會發出歡快的滴答聲。那聲音似乎特別好聽，悠揚聲

中見證了我的生活變化，同時也見證了祖國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不久前我在上海的一位朋友對我說：“我的一位收藏鐘錶的老鄰居告訴我，凡四十年前的上海牌手錶，現在社會上已經不多了，很多人家早在以舊換新時扔掉了。現在有些高人在收藏上海牌手錶進行交易買賣，我知道你有老手錶，說不定能賣到二萬多元，如果表還能運轉的話價會更高一些。在上海老城隍廟和陝西路的老祥生貿易店，有人在買賣和交易上海牌老式舊表。”我聽了，想了想說：“我不賣，這老手錶是我人生的一段記憶和一份不能忘記的情懷，它維繫著母愛，維繫著勞動創造生活的真諦。人家買了去收藏，我也可以自己放在家裡收藏呀！”朋友聽了直點頭。

如今，我家的這塊“上海牌”手錶成了我的收藏品，被我放在心愛的抽屜裡。這塊手錶很神奇，稍加上弦，錶針仍會自然走動，且還會發出清脆悠揚的“滴嗒”聲，像是在唱一首時代之歌，又像是在講述我所經歷過的那一段難忘的人生故事……

那個隨便辭職的年輕人，後來活成了什麼樣？



一、如果你什麼都不會，不要隨便放棄你現在的工作。

你至少要學一項技能，學滿七分，並且有能力超過你當下的工作，再來思考辭職這件事。

現在有一種雞湯學是，年輕，一定要有孤注一擲的勇氣。所以，哪怕一無所有，也一定要去追求。

有一個小男孩來找我，二十六歲，辭了體制內的活。他說，我怎麼感覺一點都不開心呢，沒錢沒工作沒自由。

我問他，你會幹什麼，你大學學什麼專業。

他說，大學的知識早就忘記了，畢業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考進了體制。不太適應，覺得太無聊了，就出來了。現在呢，好像也找不到什麼好工作。

“你有什麼樣的能力，才有可能匹配什麼樣的工作。你考進體制，說明你在某些方面並不比同齡人差，也非常適合機關工作。但你盲目出來，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。”

不要隨便辭職，年輕人不要把辭職當兒戲。

你不知道做什麼，也不會做任何事的時候，你想讓這個社會如何接納你呢？

那些本是平凡人，想一躍而上，手無寸鐵，卻成為落魄小王子的故事，一點都不感人，甚至聽上去特別無知無能無本事。

二、不要讓情緒左右你的選擇。

我從來不贊同衝動型辭職，而大多數人辭職，就是因為情緒不對，所以帶著情緒，放棄一份工作。

有一種叫風險成本。做任何一件事，都需要勇氣，但你要懂得，把風險成本控制到最低的時候，再去辭職，會大大提高你的抗風險能力，和降低你的風險成本。

“我在這裡工作不開心，所以我辭職。

我在這裡感覺鬱悶，所以我辭職。

我被上級批評，被同事排擠，我辭職。”

我覺得，比辭職更重要的是，你更需要知道：你為什麼工作不開心，為什麼鬱悶，為什麼會被上級批評，同事排擠。

以及說到底，為什麼這個人是你，不是別

人。

你沒有分析出原因而辭職，在進入下一份工作之後，90%可能進入同樣的死局。因為，在問題沒有解決之前，你選擇了逃避，而不是先找到答案。

三、別人的路對你來說複製性不強，你要知道你的核心競爭力

我記得有一段時間，很流行，辭職後浪跡天涯，看世界。關鍵是，那些所謂的“浪跡天涯”看上去都是有錢有閒，還人美活好。

於是，所有年輕人都做起了一個夢。辭職，去旅行，然後寫書，然後成名，然後發大財，貼上“自由自在”的標籤。

我寫過一篇文章寫的是我身邊的一個朋友。她當時太羨慕這樣的生活了，辭了職去旅行，幻想著有朝一日“朝九晚五中，也浪跡天涯”。

確實，因為這段經歷，有一段時間，有人找她寫稿，也有一點收入來源。

然而，漸漸地，她發現，入不敷出，積蓄在減少，收入並不能支付開銷，甚至不敢問家裡要錢。

前些天，一個讀者問我：

辭了職，現在後悔了，又回不去了，該怎麼辦？

“老實說，當時把辭職後的生活想得太美好，出來之後才知道，一切從頭開始，而尋找這個開始的感覺，真的不知如何是好。”

我不知道怎麼安慰他，我只給了他一個建議：學一項本事，越精通越好。

我說，我想梳理一篇文章，給許多希望辭職的年輕人，他說，你可以以我的例子開始。

大概是因為大家知道，我是從體制裡出來的，目前看上去活得還不錯。這裡，我要重點劃一下，是“看上去”。

所以，幾乎每天都有人在後臺問我：我不喜歡現在的工作，想辭職，我該怎樣過上想過的日子？

我不知道做什麼，就是不喜歡現在的工作。

我不知道該怎樣努力，但我又不喜歡當下。

我覺得在這裡，大多數人有一個錯誤的概念，就是辭了職，就有可能過上你喜歡的日子；不辭職，你可能永遠過不上你喜歡的日子。

但你要知道，取決你過上自己想要生活的，不是你的職業，而是你的能力。

一旦生存造成問題的時候，或者說長期沒有經濟收入的時候，很多人是會產生自我懷疑的。她給我打電話的時候，我就說了一句話，還是回來吧。

你辭職去旅行，其實是想辭職獲得生存。但你有沒有想過，你是否真的合適。

因為你的核心競爭力並不在這裡，你卻一意孤行。全憑運氣做事，往往顯得很被動。

所以，我在回答讀者的問題時，經常會問他一句話：你會做什麼。

那些你想走誰的路的人，你有沒有想過，你是否有他的核心競爭力。

人的路不可複製，就像人的經歷也不可複製一樣，所以很多時候，只有殊途同歸，少先因後果。

我不鼓勵年輕人隨便辭職，但我也鼓勵那些知道自己想做什麼的年輕人，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辭職不是一概而論的事，你要有穿越山川湖海的本事，才能跳出原來的江湖來鬧。

世界，那麼大，我們是該去看看，但首先是活下來，其次是去看看。